

散文

遥远的乡下

■ 窦立新



资料图

去年九月偶然的机会,我代表湖南一家公司,到遥远的异乡,做投资葡萄园基地的先期考察工作。深夜,我从长沙坐飞机到云南昆明,第二天驱车辗转转到楚雄州。此行的目的地,是下面的一个小县城。

随后,公司又派来一个老王,做财务工作,看上去60多岁,腿有点残疾。闲聊之余,才知,他至今未娶,膝下无儿女。他告诉我,以前家里穷,父母过世得早,自己还有点残疾,没遇上媒,就耽搁了。老王说,也好,走到哪儿都无牵无挂。老王给我的印象是,面容憨厚,有一颗年轻快乐的心。

初来,有点不适应,紫外线强的缘故,阳光扑在身上有点疼。我居住的乡下,天气很怪,经常是东边日出西边小雨。就这样,我们两个开始了简单的工作与单调的生活。不知不觉,过了一个月。

这边的乡下人,苗族、彝族居多。身处高原大山深处的男人和女人,大多身材矮小,肤色黝黑,特别是女人,瘦小,弱不禁风的体态。这边的男人,白日抽烟,大多光着膀子,抱着铁皮筒状的水烟袋,呼噜呼噜抽着,笑起来,牙齿有烟熏的淡黄。起初,我非常好奇他们的烟袋,试着用过几次,觉得烟味有点淡,倒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是,他们的热情、勤劳与朴实深深地感动着我。

那天用过晚餐,天未黑,我悄悄离开居住的旅舍,感受着乡下淡淡的秋风。仰望天际,厚厚金黄色的云彩,云隙间,努力地透出几缕慵懒的晚霞。我闲步来到不多远的小镇上,看到亮着微微灯光的理发的小屋,便走了过去。一个中年妇

女和我打着招呼,理发吗?哦,是的。理发稍歇间,我问,小镇上有泡脚的地方吗?县城有,这儿哪有,中年妇女与我微笑附和着。唉,乡下居住久了,生活枯燥无味。瞬间,我觉得,与外面那个万变的世界隔绝了。

离开小屋,我凝望大山,空旷无边。我循着秋夜的风,风走在寂静的田野上,吹起农夫白日翻耕过的泥土的气息。远山的尽头,一轮圆月,仿佛离山巅只有一人高。

我去过很多地方,我也感慨过夜晚不一样的满月和星光。然而,遥远乡下的夜晚,满天繁星的夜空,是我生命中见过的最亮的。夜空挂着的那一轮满月,是最清澈的,也是最朦胧的。矮矮的天底下,厚厚翻卷的云朵,也是我见过最美的云了。

徘徊月影里,凝望远处的乡寨,稀稀的灯光微微烘托着安逸初秋的夜晚,远处,偶尔传出两声犬吠。遥远的乡下,我在这儿已待了三十多个日夜,白天想挣脱而无法挣脱

的东西,这个时候漫上心头,像一张网。这份工作,或许,我不太适合,又或许,这份生计,对我人生无益。月下,我有点迷茫。

还在遥远的乡下,面容憨厚的老王,今天午后突然来个电话,说,他在那边经朋友介绍,认识一个女人,相处下来,觉得还好。再过些天,他就结婚了,希望我一定要祝福他。老王终于在晚年找到了他的幸福。老王,我在千里之外真诚地祝福你。

老王还说:谁知去年秋上,你拉着行李离开,再没有回来。项目还是按照你走时,原始的投资计划书与三级管理模式操作的。眼下,云南山下,漫山遍野的葡萄,红提和黑提都结了果。这儿的的朋友,都很想念你,特别是老韩,还有客舍的老板,向你问好呢!

瞬间,感动充盈整个胸腔。午夜,我久久不能入睡,起床,拿起笔,写下我仍留有记忆的云南,一个小县城,偏僻的大山深处,给了我三十多个日夜的遥远的乡下。

父亲·牛屋

■ 刘艳杰

父亲打来电话,要我回老家一趟,还特别嘱咐要带上相机。记忆中,父亲是从来不相机的,这次奇怪了。父亲让我带相机难道另有用意?我匆忙踏上返乡的路。

大老远我便看见村口站着一个人,身形虽然很模糊,但我还是能辨认出是父亲。近了,父亲戴顶草帽,披一件浅灰色的衬衣,裤腿挽得高高的,穿着高腰胶鞋,手里攥一双泛白的黄球鞋。昨天刚下了一场大雨,村里的路很泥泞。我下自行车,父亲上前扶住车把,说:“你把鞋换上吧,往里有泥。”没等我弯腰把皮鞋换掉,父亲一手握住车把,另一只手攥住车大梁,胳膊上的青筋如条条蠕动的蚯蚓。像拎小鸡似的,父亲把自行车扛上了肩膀。我匆忙换上鞋,抢在父亲前面,“俺大,我来扛。”父亲歪着头睨了我一眼,嘿嘿笑笑:“娃子,你不行,还是我来。”

父亲一口气把自行车扛进家,轻轻搁在过道里,直奔牛屋,他冲我招招手说:“过来过来。”我走进牛屋,父亲告诉我:“盖这间牛屋的

时候,还没你呢。如今这牛屋风雨雨35年了,它可是咱家的功臣啊。在这间屋子,我喂了20多年的牛。全靠这头牛,每年下一头牛犊,卖个千儿八百的,我和你娘才能顺利供你兄弟五个上完学。”父亲指着牛屋后墙,“你看,牛屋如今像个老人,骨头酥了,后墙和前墙驼背了,而且裂了几道大口子,屋顶上的椽子、檩子也都糟了,瓦补了退,退了补,还是不行。一下雨,这屋就像要塌。这次让你回来,是想让你给咱家牛屋拍几张相,好留个纪念。过几天,我想请人把牛屋拆了。”父亲说这话时,头勾着,猛地抽一口烟——我分明感受到父亲内心的痛——他良久没说一句话。

35年,父亲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牛屋里的所有物件。牛槽依旧平静地躺在两个砖砌的墩子上,四角用麻绳捆绑着胳膊粗细固定牛槽的四根柳棍;牛槽前面是一口口径约一米的淘草缸,缸上横着一把淘草舀子和一根拌草棍;对着淘草缸正上方悬挂着一只盛牛

料的八斗,里面搁着一只锈迹斑斑的搪瓷料碗;父亲在与牛槽相对靠墙的地方打了地铺,两边是用木板夹的,上面铺着麦秆和豆秸。用父亲的话说,别看样子赖,睡上可舒服了,冬天特别保暖。我拿起相机认真给这些物件拍了照,还特别给父亲留一个镜头——父亲眼里噙着两汪浑浊的泪水依偎在牛槽旁,一手扶着牛槽,一手拄着拌草棍,宁静而安详。

其实最近这十几年,牛屋一直空着,因为牛丢了。那天,父亲伤心地哭了一大场。

下了一夜大雨,天麻麻亮,父亲就起了床。那几天连续高温,晚上父亲没睡牛屋,睡在了过道里。父亲推开牛屋门的一刹那,就呆住了。“哎呀,不好了!”父亲的声音怪怪的,“娃他娘,牛屋后墙被掏个大洞,咱家的牛不见了!”

父亲伫立在牛屋门口,脸阴沉沉的,能拧出一桶水。这头牛和父亲相依为命快十个年头啦,我深知父亲的心情是悲伤沉重的,但却没有一点勇气上前安慰他。

一道去处理一下。

35.庙宇里。

俘虏营设在鹿邑西关一座庙院里。

魏凤楼和李子木一行人来到俘虏营。

李子木把俘虏集中到院子里。

魏凤楼:各位弟兄们,我魏凤楼带领的豫东纵队,是穷人的队伍,是为了解放豫东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而打仗的。国民党的队伍是欺负老百姓的。我知道你们也是穷苦老百姓出身,都是被抓壮丁来当兵的。弟兄们,愿意干的,跟着我老魏一块干革命吧,这是一条阳光大道!不愿意干的,俺绝不强留你们,发给回家的路费。谁愿意跟着俺干,来,请举起手来看看!

魏凤楼话音一落,举手的占了一半以上。

魏凤楼:好!下面不论是愿意走的,还是愿意留的,都由我们的这位李处长具体处理。

李子木等人分头和俘虏人员进行交谈,对愿意留下来的填表登记,向不愿意留下来的发放路费。

36.庙宇上空。

三架敌机飞临俘虏营的上空,向俘虏营扫射投弹。俘虏营遭到轰炸。李子木大喊:跟着我赶到外面

林子躲避轰炸!

37.树林子里。

俘虏们冒着敌机的扫射,跟着李子木快步跑向庙宇外面的树林子。子弹打在前后左右,我军和俘虏人员均有伤亡。

受伤的被俘人员破口大骂:老蒋的飞机瞎了眼,老子没有被共产党打死,却被这些婊子养的飞贼打死打伤了。

几个被炸成轻伤的俘虏把领到的路费交给李子木:李同志,我原准备回家的,干脆不走了,跟着你们干,这个仇非报不可。

一个40多岁的国民党军官对李子木说道:同志,我叫常如恩,是鹿邑县民团司令,承蒙贵军不杀之恩,我准备到信阳老家去找一份事干,希望你让我把家属从鹿邑带走,有机会我一定替共产党出力。

李子木爽快地答应了:常先生,我们可以答应你的要求,来去自由嘛,只是希望先生今后为人民做些好事。

常如恩:李同志,这是我在信阳的住址,希望我们后会有期。

李子木:好,也希望和先生再次见面!

38.鹿邑县吴台庙。

魏凤楼召开军政会议,进行安排

莲,盛夏里最美的风景

■ 徐桂荣

养莲

用一池清水,半亩月光
微风,云影
偶尔的一两声蛙鼓
三四滴鸟鸣

如果有蜻蜓飞过来
落在尖尖角上
还可以回一次宋朝
邀诗人醉眼同赏

如果这些都没有,也不妨事
就养在心里意念里
养在深深的梦里
不分季节,无论天气

莲,这情操一样高洁的花朵
宜实
宜幻
更宜深深的寂静与寂寞

莲

我知道,你一直都在,从未离开
在岁月的幽深处
在我看不到却感觉得到的地方
你一直抱着根与沙泥,用流水不停地雕刻自己
淘洗自己,回应我的探寻

你一直都在。一直用缄默
与这个世界对白。那么多细密湍急的流水
穿越你,涤荡你,亦不能将你改变
更不能将你带走,你守在我们共同的根上
以安静护卫内心的清静

之后,六月低下去,你高出来
高出世人的目光,高出季节日甚一日的热
而七月更低,八月将低到尘埃里去
只有你是高的。你亭亭玉立的身姿
是这个季节挺起的脊梁

我从另一个六月跋涉而来,与你重逢
一路忍着叶脉里的泪水以及泪水泽湿的绿
我相信你知道我是哪一叶荷事,我相信
只有你知道,从一个六月到另一个六月
轮回的过程,多么短暂而又漫长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崧梅题图

策 划: 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: 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: 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: 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: 梁祖文

33.1947年元宵节。鹿邑吴台集魏凤楼作战室。

李子木:魏司令,已经侦查清楚了。鹿邑驻有一个营和县保安团。他们以为我军不会来攻城,只派了少数兵力把守城门,其余的正准备热热闹闹地过元宵节呢。

魏凤楼:军区主力部队已经和平解放了柘城,告诉鹿邑县长张笑南,让他带着鹿邑县独立团,今天晚上,配合豫纵突袭鹿邑城,在老子家乡过元宵节!

34.鹿邑县城西门下。

月明星稀,微风习习。乘着夜色,魏凤楼带着豫纵战士,张笑南带着鹿

邑县独立团,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鹿邑县城西门下。

一阵猛烈的炮火,突击队顺利打开城门,纵队战士们如潮水般地涌进城,迅速包围了敌军的营部。

魏凤楼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,指挥战斗。

敌人招架不住,纷纷缴械投降。

纵队参谋向魏凤楼报告:这次战斗,一共历时两个小时,共击毙、击伤国民党军队200多人,俘虏400多人,敌团长、伪县长、保安团长都被活捉了。

魏凤楼:告诉李子木同志,西关俘虏营的1000多名俘虏,让他和他

部署:咱们豫东纵队和二分区的主要任务,就是不惜一切代价,保证刘邓大军顺利通过黄泛区,渡过沙颍河,粉碎国民党把刘邓大军消灭在黄泛区的幻想!一是要侦察敌情,积极主动地消灭黄泛区和沙颍河两岸的小股敌人,控制黄泛区;二是要抢修道路,筹集粮草,保证大军所需;三要抓紧搜寻船只、木板、绳索、铁链,抢时间在沙颍河上搭建几条可供大部队、炮兵、车辆安全通过的舟桥。刘尚飞营长!

刘尚飞:在!

魏凤楼:在沙颍河上搭建舟桥的任务,就交给你善于啃骨头的一营了!

刘尚飞:司令员放心,保证完成任务!

魏凤楼另外命令二分区所属各县市民主政府、独立团或县大队;刘邓大军经过以后,对刘邓大军过境时沿途新修的道路、新架的桥梁,全部毁坏,不给追兵的敌人所用;纵队和各县、市、区地方武装要积极开展游击活动,死死咬住敌人的尾巴,狠狠打击还乡团和地方顽匪,同时组织民工,收容大军过境时留下的伤病员,丢弃的物资、马匹,待机送还原部队。

(133)待续